

新世纪角逐丛书

角逐

邢贲思 / 主编

谁能占有先机

21世纪初叶全球政治展望与中国的前景

唐永胜 / 著

21世纪会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什么
世界的整体性会逐渐淡化大国的特殊地位吗

中国如何化解来自世界体系的制约因素



中国青年出版社

角逐：谁能占有先机

——21 世纪初叶全球政治展望与中国的前景

唐永胜 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角逐: 谁能占有先机: 21 世纪初叶全球政治展望与中国的前景/唐永胜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ISBN-7-5006-3423-4

I. 角… II. 唐… III. 国际政治-远景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8270 号

作 者	唐永胜
责任编辑	吴方泽
封面设计	许 欣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 话	(010) 64010813 (发行科)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大 32 850 × 1168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 不得摘编、转载本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GDA78130-5
10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新世纪角逐丛书

主 编 邢贲思

新世纪角逐丛书之一：

角逐：谁能占有先机

唐永胜著

——21 世纪初叶全球政治展望与中国的前景

新世纪角逐丛书之二：

定位：神话与现实之间

林 羊 陈晓清著

——21 世纪初叶全球经济展望与中国的前景

新世纪角逐丛书之三：

潮头：全维信息化战争

张 锋著

——21 世纪初叶全球战争展望与中国的前景

目 录

第一部分 21 世纪的曙光 (1)

不论 21 世纪会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什么，其渊源只有到过去的历史中去寻找才能得到。国际政治能够走上相对稳定和增强合作的轨道是世界各种矛盾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没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没有大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相互牵制，没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突出，就不可能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预估未来国际政治的发展应当从连续性和突变事件两方面来进行。对于整个世界，有许多方面可以保持连续性。与此同时，未来哪怕是较短的时间里，也一定会出现许多人们或者绝大多数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因此在对未来的探索中，应有足够的想像力，充分估计到一些可能的突然变化及其影响，并且找到它们与总体发展趋势相联系的纽带。

第一章 寻求新的利益平衡 (5)

一 协调与冲突 (6)

二 政治经济的互动 (9)

三 国际竞争：领域广泛化，秩序规范化，手段 综合化	(12)
四 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	(15)
第二章 未来是历史的延续	(22)
一 历史尺度的选择	(22)
二 连续性和突发事件	(23)
三 谨慎寻找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联系	(29)

第二部分 大国博弈 (33)

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与冲突，角逐 21 世纪，谁能占有先机，就在于谁能较好地适应冷战后利益关系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主导不了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新的世纪人类面临着新的任务，任何国家的战略不能仅从自己过于狭隘的利益需求出发，因为都要受到国际政治发展的大趋势的规范。

第三章 大国关系的本质——利益的协调与 冲突 (37)

一 国家利益是一切国家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	(37)
二 国家利益的结构	(42)
三 国家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的关系	(44)

第四章 一极主导与多极制衡 (59)

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淡化趋势	(60)
二 俄罗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关节	(73)
三 日本：徘徊在太平洋两岸	(82)

目 录

四 欧盟：联合以致强	(94)
第五章 地缘战略关系走向	(114)
一 亚太：从中美日到中美俄	(118)
二 欧洲：美欧俄相互制衡	(139)
三 地缘经济：美欧日三极世界？	(149)

第三部分 超越大国关系

(161)

世界的整体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世界体系是复杂的，有其内在的运作规律……不论未来一超主导与多极制衡的矛盾如何发展，大国关系不能完全解决国际社会的所有问题，美国的霸权模式更不能适应世界所有的角落。东南亚金融危机、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各种力量的角逐、日本英国对美国的追随、北约东扩，种种现象需要我们从更宽广的视野分析各种利益主体尤其是国家之间广泛的利益平衡。离开整体性来谈论这些问题，往往难以得到满意的解释，有时甚至还可能无异于缘木求鱼……大国的特殊地位正在逐渐淡化，大国关系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世界的整体性变化之中，而不是相反，整个世界受某些大国过多的支配。

第六章 世界体系的大视野	(166)
一 世界是一个整体	(166)
二 世界体系的内核	(169)
第七章 世界体系远未给各国提供并行发展的广阔空间	(183)

一 不平衡与平衡	(184)
二 赶超与分化：后来者能得利吗？	(192)
三 经济格局演变的趋势	(198)
第八章 “边缘”的抗争	(202)
一 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局限	(202)
二 转机何在？	(204)
三 民族主义不仅仅具有消极意义	(214)

第四部分 中国——多极格局中的

重要一极

(225)

当前日益加强的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已使得一国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界线趋于模糊……中国只有把握住核心利益才能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中集中力量迅速提高综合国力，改善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需要对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矛盾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在其中利用一些、淡化一些、搁置一些、回避一些，有时或许还要激活一些。

第九章 为新世纪做准备	(229)
一 中国外部环境的可能前景	(229)
二 筹谋中国积极有效的国际战略	(239)
第十章 化解来自世界体系的制约因素	(246)
一 中国处于关键时期	(246)
二 中国外部的美国因素	(247)
三 将道路走宽	(260)

目 录

第十一章 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269)
一 谋求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	(269)
二 关于如何维护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国家利益	(273)
三 经济发展要兼顾经济原则和安全原则	(280)

尾 声 将目光放远一些	(295)
-------------------	-------

在本书就要付梓之际，发生了科索沃危机。1999年3月24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军事打击，随后空袭逐步升级。一时间，科索沃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就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北约走过了它的50年历程。4月25日为期3天的北约首脑会议在华盛顿落下帷幕，北约19国发表了《华盛顿宣言》和新的《联盟战略概念》等文件，新战略概念将北约的作用扩大到集体防卫之外，这表明北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想就有关问题谈些看法，作为这本书的尾声。

编后记	(307)
-----------	-------

第一部分

21 世纪的曙光

不论 21 世纪会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什么,其渊源只有到过去的历史中去寻找才能得到。国际政治能够走上相对稳定和增强合作的轨道是世界各种矛盾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没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没有大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相互牵制,没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突出,就不可能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预估未来国际政治的发展应当从连续性和突变事件两方面来进行。对于整个世界,有许多方面可以保持连续性。与此同时,未来哪怕是较短的时间里,也一定会出现许多人们或者绝大多数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因此在对未来的探索中,应有足够的想像力,充分估计到一些可能的突然变化及其影响,并且找到它们与总体发展趋势相联系的纽带。

法新社日内瓦 2018 年 3 月 9 日电：美国已经无力充当“人权法官”。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75 届会议上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的关于南亚人权状况议案受到否决后，亚洲和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加强人权领域对话与合作的议案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对人权问题既不能忽视，也不能反应过分。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南亚地区的议案无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传统、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而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不仅没有获得预想的效果，这一作法反而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厌

倦和反感。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推行双重标准,搞集团政治受到日益普遍的反对。看来,对于人权领域上的分歧,只有通过更多的对话和合作才能缩小与消除,搞对抗是行不通的。

法新社的上述评论确实很敏锐。每一国家都应适应国际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过去的某些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彻底摆脱冷战惯性束缚的时机已经到来。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德国统一、东欧剧变、苏联崩溃、华约解散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战后全球范围内以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特别是以美苏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走向终结,国际战略格局基本上完成了向多极格局的过渡,国际形势总体上进一步趋向缓和,世界大战的威胁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整个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正是这种变化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在国际关系相对稳定的调整过程中伴随着比较剧烈的区域性动荡,并且,直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争端等各种各样的局部冲突仍然没有找到比较有效的解决机制。世界并不安宁。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走它所有的影响,甚至促使西方大国产生了按自身模式塑造国际体系的更大诱惑。但是,历史毕竟在前进,现在哪怕是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将其国内的价值标准应用于全世界,它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性在逐步减少。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也是一样,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或许还有印度、南非、巴西、东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不论它们的地位上升得多么快,都必须适应全球性力量的运转,何况它们中间有的实力甚至在相对下降。

第一章

寻求新的利益平衡

冷战的结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经过 90 年代的变动与调整,21 世纪的国际政治已向我们走来。

以美苏为中心的东西方关系的演变,涉及到世界政治、世界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安全等诸多方面。到现在,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相互依赖、相互摩擦、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已经取代了冷战时期非常注重意识形态差异和军事对抗的简单的国家间关系。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过于注重单一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新的形势需要各国更加强调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紧密联系,并在区域合作、国际协调的背景下,谋求微妙而复杂的国家利益关系的平衡。在国际关系新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将结合得更加紧密,从而使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趋于复杂。而越是复杂的关系,越将促进国际政治进一步向有序化方向发展。简单往往导致剧烈的变动,为将来带来较多的隐患,而复杂

需要更多的协调,进而推动国际关系相对平稳地发展,这一趋势已经显现出来。

一、协调与冲突

当今世界,扩大国际间交往与合作已经是各国的共同要求,冷战的结束更是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随着经济政治领域的国际化发展,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加强。任何国家都越来越难以获得超出世界经济和政治持续发展需要之外的利益。在一般情况下,一国对其它国家如果动用暴力手段所能获得的利益会小于与之对话与妥协所获得的利益,强权已不是有效的办法。

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大国之间在战后首次不存在直接的和现实的军事对抗关系。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国家都相继调整了军事战略,由过去侧重准备打大规模战争转变为侧重准备应付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国际竞争重点已经转向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胜者全得”已经成为过去。国际形势在可遇见到的将来正在朝着持续缓和的方向发展,而且人类有可能步入一个持久的和平发展时期,和平与发展尽管面临诸多的矛盾,但国际关系的总体态势仍将继续趋向缓和,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难以逆转。

当然,在全球形势总体趋缓、各主要力量之间新的制衡关系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尽管存在以上的诸多积极因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不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地区范围都仍然潜藏着种种问题和矛盾,建立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还有很大的困难。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结构性问题的大量存在。首先,一些大国的走向不明朗。比如俄罗斯、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待进一步观察,它们的战略调整将深刻影响到亚太局势的发展。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径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并时常有所抬头。美国自恃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力图称霸世界的同时,在欧洲、亚太等地区也力图充当“领导者”的角色主宰地区事务,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对许多国家指手画脚,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动辄施压。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逻辑是对世界局势稳定的威胁,必将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和反对。美国要“领导世界”的欲望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是不会放弃的。只要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在施展,许多矛盾就会引发出来。其次,国际资本在全球的争夺将更趋激烈,经济安全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现,并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引发其它的矛盾和冲突。再次,以往的历史包括冷战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新的不稳定因素也可能出现。一些国家的分裂局面仍然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领土纠纷以及海洋权益争端一时难以解决,有些甚至有矛盾激化的趋势。一些国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却在积累和加深。经济发展也使各国间经济竞争加剧,经济摩擦和冲突增多。受各自利益驱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它国家地区的武器出口和武器技术的扩散仍很严重,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紧张局势。

第二个方面在于要完全消除冷战遗留的消极影响依然面临许多困难。冷战虽已结束,但是某些国家的战略观念却依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定式。例如有些国家将其他国家的发展与强大视作对本国的威胁或潜在威胁,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继续坚持冷战时期的做法和政策,以意识形态划线,将自己的价值观念

强加于别的国家,要求别国接受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如遇抵制则干涉别国内政,并且经常以制裁、禁运等手段相威胁。另外,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某些双边或多边军事联盟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这些军事联盟是冷战的产物,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及是否应继续存在下去值得怀疑。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们的继续存在必然造成各国间相互猜疑,成为有关地区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与对话的障碍,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结盟国家,它们在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军事联盟对本国安全的影响。冷战思维的惯性作用是新的时期全球和地区范围安全合作的障碍,制约着安全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也会对有关国家解决各种现实或潜在的矛盾和争端构成巨大障碍。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全球范围的战争威胁虽然已经大幅度减少,然而世界并不安宁,大量的地区冲突在冷战后却继之而来。从1990年到1996年共发生地区冲突193起,年均增加到28起。1997年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数量又有所增加,达到36起。而在40年的冷战中,共发生过190起局部冲突,每年平均发生仅为7起。冷战时期,地区冲突主要集中在中东、东南亚、非洲南部。冷战结束后,除原有的冲突热点的冲突仍在维持外,一些原来相对稳定的地区成为新的冲突热点地区,包括前苏联地区、前南斯拉夫地区等。

展望21世纪,支撑全球安全形势总体上继续趋缓、维持相对平稳有三大因素仍将发挥作用。这三个因素是,第一,经济繁荣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二,各大战略力量正在形成的相互借重、多方制约的约束机制;第三,各国相互合作和依存度加深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冷战后过渡时期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变动性较强的特点也仍然存在。因此,在总体上,大国之间还会有这样那样的摩